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蒋 韵 卷
邵 振 国 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重点作家专卷

I247.7

252

:2

蒋 韵 卷
邵 振 国 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第二辑)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06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03-009000-1 定价:20.00元(含邮费)



目 录

蒋韵卷

鲜艳的季节	(1)
生命之河	(59)

邵振国卷

塬上朝朝夕夕	(117)
雀舌	(169)

蒋
韵
卷

鲜艳的季节



北方姑娘徐美明是在刚进校不久就认识了越南青年阮梅龙的。她所在的班级和阮梅龙的班结成了“一帮一对红”的“对子班”，这个比她高两级来自“同志加兄弟”友好邻邦的留学生就做了徐美明的“辅导员”。这是多么幸运的事啊！人人都羡慕她的好运气，和她住同屋的河北姑娘鲁翠慨叹说，漂亮的女人就是幸运。

徐美明严肃地回答，庸俗。

组织上找徐美明谈话，告诉她这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要她一定要好好向来自反帝最前线的英雄的越南人民学习。徐美明非常激动。脸上几乎是一副赴死的神情。她眼睛很大。也许太大了些，大得让人惊诧和不合情理，这使她下巴尖利的一张瘦脸看上去像忍受折磨的圣徒一样苦难和圣洁。她不久前刚刚交了入党申请书。她知道这是组织上对她的信赖和培养。她点着头。激动使她的听觉产生了幻觉，她以为那说话的声音来自更遥远的地方，比如，天穹。

初次见面他这样介绍自己。他说，“我叫阮梅龙。



阮，阮文追的阮，梅，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梅，龙，飞起玉龙三百万的龙。”他这样熟练地引用毛泽东诗词使她感动和惊讶，她一时说不出话。他却笑了，“听人说你是才女，我得给你留个好印象，以后还请你好好帮助我。”

“不不！是你要好好帮助我。我政治上很幼稚。”她严肃地、甚至，壮烈地回答。

20世纪60年代中叶，在我们的土地上，徐美明和阮梅龙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充满时代气息的交往。一周中至少有一次，他们要在一起学习毛著、读报纸社论、讨论一些宏大的革命话题和分析世界局势。她觉得他深刻和成熟，接近她心中完美的革命者形象。他有一张典型的马来人种的脸，颧骨高耸，皮肤是棕褐色的。那是热带的骄阳、炮火硝烟和内心的坚毅留在一个人身上的痕迹。很难想象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小白脸，那未免太布尔乔亚化或者，是一个甫志高的形象。

在他面前她常常会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幼稚、浅薄，没有斗争的阅历和经验。她来自北方的一个小城谷城，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长大。那大学曾经是一个教会学校，到处是殖民地时代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还有园林式的花园、在春天梨花、桃杏花、苹果花开成一片云霞的辽阔的果园。那是李清照和简·奥斯汀喜欢的风景，



而对于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来说，它未免太平淡、太小桥流水、甚至，太甜俗了些。

她喜欢听他讲热带、椰林、陷阱和竹桩、蚊虫、沼泽还有轰炸。这让她激动。她一激动脸上就是一种赴死的决绝的神情。有一次他们说起阮文追，又从阮文追说到卓娅、丹娘，还有伏契克和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发现她对这一切：烈士、牺牲、鲜血和酷刑有着近于歇斯底里的病态的热爱。她大段大段背诵《绞刑架下的报告》，双颊慢慢燃烧起来。还有她的大眼睛，它们变得像烈日下的沙漠一样灼热和酷烈。一种非人间的恐怖、雪亮的美丽笼罩了她，使她不像一个真实的人。她似乎是从圣像上走下来的黑色的灵魂，这让这个异国的青年十分惊异。

“他们是多么勇敢和高贵啊！”她说，“可我做不到。”

他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我的身体，它对疼痛太敏感，我想它忍受不了酷刑的折磨，它比我的灵魂卑贱！”她灼热的眼睛里流露出真实的痛苦，“我一想起这些就害怕。”

“你为什么要想这些？”他回答，“告诉你，不要相信任何的假设，关于我们自己，我们了解得其实永远不够多。”



“不，我知道，我生来就做不成我想做的那种人。”

说这话时她平静下来，恢复了往常的姿态。那是一种拘谨的、有些羞涩又有些伤感的姿态。烧灼着她的火熄灭了。他刚刚看到的她的内心的景色沉没在黑暗之中。这是神秘的沉没，他想。他第一次觉得这个姑娘有些奇异。

深秋了。杨树叶落下来，像硕大的黄蝴蝶飘落在他们四周。满地落叶，黄得十分透彻和凄艳。还有银杏树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金黄地簇拥在树上，做着一生中最后的坚持。远处有棵枫树，叶片像宝石一样红。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树。

“徐美明，能讲讲你自己吗？”他忽然这么说，自己也觉得有些唐突，有些莫名其妙。

“我？”徐美明惊诧极了，“我有什么好讲的？我的经历是那么平常。”

“我想听。”他回答。

她迟疑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呢？“我生在四川，”她试着开了口，停顿一下，想知道那效果似的，“那是抗战胜利之后，我父母都是教员——我的家庭是小资产阶级的，”她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然后，她勇敢地望着他，他又看到了那决绝的神情，“后来我们回到了谷城，我父亲接受了那里一所教会学校的聘



书，我就在谷城上学……”她决绝地、几乎是奋不顾身地说下去，一个普通的中国姑娘毫不出奇的故事。读书、升学、追求进步，完了。三言两语。可她却像用了千钧之力。

太阳真好。

那么温暖地、宽厚地、宁静地照在他们身上。他们看上去像蜜蜡做的一般。头发是金色的，皮肤也是金色的。他们身体中似乎有一种融化的奇妙的声响。他静静地聆听。享受着这和平的时刻。雁阵从他们头上飞过，在明亮的天空写下象形的文字。可她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

“徐美明，”他开口说话了，“在这个世界上，普通人永远要比英雄多得多，做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这么让你羞耻？”

她受了惊吓似地望着他。她很震动。她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问题，也没人这么追问过她。这追问中夹带着一种陌生的……叛逆的气味。她张口结舌。许久她说：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二

后来，很长一段日子，他们没有再谈论这个话题。他们似乎把这事忘记了似的。他们仍然在一起学习和讨论，讨论那些宏大的事情。世界局势啦、美帝的侵略行径啦、青年人应该投身到三大革命中经受锻炼啦等等。可偶然地，就在他们突然对视的刹那，他们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他们共同回避的东西。这是雪亮的刹那，足以让他们看到那个话题就像一枚桃核一样埋藏在他们的身体里，埋藏在一个最温暖黑暗湿润的地方，等待着破土而出的时机。

下雪了。

是这年冬天的初雪，下了整整一夜。清晨积雪埋住了人的脚踝。雪后的校园里，真是美极了。树叶脱尽的枯枝变成了琼枝。人迹不到的山坡上，积雪看上去那么圣洁和清冽，使人的脚不敢也不忍心踩上去。只有柿子树，它硕大的叶子还有几片残留在树梢上，血红地映着大雪，就像大自然最后的艳情。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阮梅龙忽然孩子气地



对徐美明说，“我想在雪地上打滚——儿。”

没等徐美明回答，他就往对面的山坡上冲去。那是第一次徐美明发现了他其实还只是个大孩子。冲到半山坡上他被雪滑倒了——也许是故意的。他扑在雪地上，那扑倒的一瞬间他像一只轻盈的动物。然后他就真的、畅快地、撒着欢儿地顺着雪坡滚下来，眨眼间滚到了徐美明脚边。他把身体在雪地上摊成一个“大”字，脸深深埋在雪中，这个姿式比刚才那孩子气的一滚更叫徐美明震撼。许久，他抬起了脸，说，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下雪时怎么了？我哭了。”

一句话差点儿使徐美明流下眼泪。她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他们无言对视了一会儿。他忽然向她伸出一只手，她握住了他的手想拉他起来。他纹丝不动，却把她冻僵的手握得更紧一些。他望着她，一无阻挡望得很深。他变得那么陌生、奇异和……亲近。徐美明一阵慌乱，她匆忙地、挣扎似地说，

“你要冻感冒了。”

阮梅龙笑了。爬起来，低下头去拍打着身上的雪，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可是他却迟迟、迟迟不敢抬头。危险过去了，或者说，一个奇遇过去了。它从他们身边飞掠而过时像阳光一样穿透了徐美明年轻敏感毫不世故的身体，在那里留下奇妙的痕迹。她脸色鲜艳起



来，眼睛羞涩又明亮，雪地中这个芬芳的北方姑娘是阮梅龙在红色中国看到的最动人的情景。雪是多么奇异和美啊！这是阮梅龙第三次看到雪和冬天。他告诉徐美明，他说，我总觉得雪会改变我的生活。

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雪一场接一场，背阴山坡上旧的雪还没消融又被新的大雪覆盖了。柿子树也掉光了叶子。当最后一片红叶飘落枝头时徐美明感到了一点伤感，她想起他说的第一次看到下雪而流泪的情景，她好像觉得自己不知不觉拥有了他的眼睛，那是异乡人的眼睛。那天她经过只剩一片树叶的柿子树时，她忽然想起一句宋词：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事实上从那场大雪之后他们再没有见过面，他们高年级下乡参加“社教运动”去了，他去的地方在远郊区，一周一次的“辅导”暂时中止了。她发现生活一下子变得很空荡。现在她常常一个人在校园里散步，最后总是来到那面有柿子树的山坡下。这里发生过什么吗？她问自己。她仿佛在寻找又像在回避一个答案。另一场大雪之后，她踩着厚厚的积雪爬上山坡，雪光刺痛了她的眼睛，使她忍不住流泪。她忽然有一种冲动，想在雪地里打滚，像他一样，孩子气地、畅快地、无拘无束全身心地亲近这冬天的精灵亲近这无边的洁白。她在想象中这么做了。她看着另一个自己像松鼠一样自由欢乐地



滚下山去。她想，我疯了。

她想起他的话，雪会改变我的生活。而现在改变的是她。

一天她正站在窗口发呆，鲁翠过来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嗨，想谁呢？”她的反应十分过火，她觉得鲁翠在含沙射影，好像她在害相思病。

“你才想谁呢！”她回答，“少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徐美明，知道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就叫。”鲁翠正色回答，扭头走了，把她独自丢在空寂无人的黄昏的宿舍。

她忽然非常想哭。

她厌恶眼泪。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欣赏一句话，“革命者流血不流泪”。也许是对自己缺乏信心或是深知它的软弱所以她热爱极端的事物。读初中时，她模仿《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过苦修士似的生活。顿顿吃粗粮和辣椒咸菜，拒绝荤腥。结果害了贫血症和胃病。她总是拣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又大又不合体，上面永远打着醒目的补丁，就连过年，她也不穿新衣。一年四季，她不穿袜子，冬天赤脚穿一双大棉窝。她把自己对物质的要求自觉降低到最基本的程度。她甚至还穿过草鞋，那是父亲去江西出差给她带回来的。她在十月的秋风中赤脚穿草鞋的情景成为那年深秋谷城的一景。



孩子们追着她看，老人们则说，女子呀，看落下毛病！

这种颇似如今叫做“做秀”的举止最初也招来过非议。有人说她“假积极”。她不在乎。她变本加厉地虐待着自己。夏天的傍晚，她来到日落后的麦田，让猖獗的蚊虫叮咬自己。她要检查自己的身体忍受折磨的最大极限。和平的、飘散着阵阵芳香的麦地，被她想象成热带的丛林。她不知道未来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但她知道一点，她生来不是为和平幸福而生。

她、他们这一代，生来不是为和平与幸福而生。她得使自己坚硬。



三

鲁翠是平原上常见的那种爽朗明快的姑娘，身体饱满宽阔，不记仇，笑起来就像碧野蓝天一样坦荡和嘹亮。

鲁翠有一张向日葵般硕大的圆脸。在某些时刻，上面会突然浮起温暖和爱意，这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像一个正在孕育生命的母亲。那不是少女拥有的青涩和脆弱的美丽，给人信赖感。她还有两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她很爱惜它们。那上面常常飘散出皂片的香味儿。有时她把它们盘到头顶，像一个藏族人。

鲁翠不会长时间地和人生气。没多久她就原谅了徐美明的冲撞。那天晚自习后她告诉徐美明一个刚刚听到的消息，去参加社教运动的高年级同学可能要在元旦前返校。她似乎是很无意地说出了这件事。她们沿着结了冰的湖岸朝宿舍走。湖中心，灯光冰场还开放着，从那里隐隐传来喧哗。徐美明“哦”了一声，过一会儿她说，“鲁翠，对不起。”

鲁翠笑着拍了一下她的肩膀。